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

### 第九回 混江龍賞雪受祥符 巴山蛇截湖征重稅

這回書該說樂和、花公子同童威到太湖中與李俊相會。只因尚有委曲，把這裡暫時擱起，說那委曲的緣故，再接上文。那太湖一名具區，一名笠澤，周圍三萬六千頃，環繞三州，是江南第一汪洋巨浸。湖中有七十二高峰，魚龍變化，日月跳丸，水族蕃庶，蘆葦叢生。多有名賢隱逸，仙佛遺蹤。昔人曾有詩道：

天連野水水連天，環列三州注百川。日月浴生銀浪裡，蛟龍鬥出翠峰邊。帆歸遠浦飛煙雨，楓落高秋滿釣船。羨殺功成辭上賞，風流千古載嬋娟。

這首詩的結句，說范蠡破吳霸越之後，載了西施遨遊五湖的佳話。大凡古來有識見的英雄，功成名就，便拂衣而去，免使後來有「烏盡弓藏、免死狗烹」之禍。

卻說那混江龍李俊本是潯陽江上的漁戶，不通文墨，識見卻是暗合。他征方臘回來，詐稱瘋疾，不願朝京受職。辭了宋公明，與童威、童猛弟兄來尋向日太湖小結義的赤鬚龍費保、卷毛虎倪雲、太湖蛟卜青、瘦臉熊狄成四個好漢，在水泊里居住，終日飲酒作樂。李俊道：「我生長潯陽江上，專一結識江湖上好漢。因救宋公明，上了梁山做一番事業，受著招安，東征西討，與朝廷出力。豈不知受了官職，榮親耀祖，享些富貴？只是奸佞滿朝，妒賢嫉能，再無好結局！幸得先見，結識幾個好弟兄，得此安身立命之所，倒也快活。只是水莊雖然僻靜，終是地面卑濕，胸襟不暢。哪裡去尋一個高爽的所在，盡造房屋，方可久居。」費保道：「大哥豈不聞太湖中有七十二高峰，只有東西兩山最為高曠。那東山上有莫釐峰，居民富庶，都出外經商；西山上有縹緲峰，更是奇峻，上頂江海皆見，民風樸素，家家務農、打魚，種植花果為業。更有消夏灣，是吳王同西施避暑之地。林屋洞是神仙窟，宅角頭是「商山四皓」用里先生的故宅。這幾個去處，何不同去一看，擇可居之所，蓋造房子起來便了。」李俊大喜，一同上船，竟到西山各處遊覽一遍，果是山明水秀，物阜民康。那消夏灣四面皆山，一個口子進去，匯成一湖，波光如練。湖邊一片平陽之地，可造百十間房屋。四圍有茂林、修竹、桔柚、梨花，真是福地。李俊就與土人買了這片湖地，置辦木植，僱喚工匠，不消幾時就蓋造完了。都是墨石成牆，結茅當瓦，不甚高大。前堂後廈，共一二十間。只有費保、倪雲有家眷，擇日進房。置辦酒席，款待鄰鄉，盡皆歡喜，都稱李俊為李老官。蓋土俗以「老官」為重也。

那沿湖的兩山百姓，都在太湖中覓衣飯，打魚籠蝦，斲蟹翻鳧，撩草刈蒿，種種不一。只有那眾船，是有大本錢做的，造個大船，拽起六道篷，下面用網兜著，迎風而去，一日一夜打撈有上千斤的魚，極有利息。李俊與眾兄弟商量，也打了四個眾船，使漁戶管著，日逐打魚起息。卻是那眾船利在秋冬，西北風一發，方好揚帆。

一日，正當仲冬時節，西風大作。李俊要自去看打魚，同弟兄上了眾船，向北面去。到半夜裡風息了，行不得，卻停在縹緲峰後。到得天明，飄飄揚揚下起大雪來，霎時節瓊瑤滿地，唐人有詩道：

千山鳥飛絕，萬徑人蹤滅。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。

李俊道：「這般大雪，那湖光山色一發清曠，我們何不登那縹緲峰飲酒賞雪？也是一番豪舉。」費保道：「極妙！」將帶來的肉脯、羊羔、鮮魚、醉蟹，喚小漁戶挑了兩三罈酒，何人換了氈衣斗笠，衝寒踏雪而去。那峰只有三里多高，魚貫而上。到了峰頂，一株大松樹下有塊大石頭，掃去雪，將肴饌擺上。石中敲出火來，拾松枝敗葉燙得酒熱，七個弟兄團圍坐定，大碗斟來。吃了一會，李俊掀鬚笑道：「你看湖面水波不興，卻如匹練，倒平了些。山巒粉妝玉砌，像高了些，好看麼？嘗聞道：『朝臣侍漏五更寒，鐵甲將軍夜渡關。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算來名利不如閒。』我們今日在此飲酒賞雪，真是天地間的至樂！憑你掀天的富貴，也比不得這般閒散。若論我李俊，年力正壯，志氣未衰，哪裡不再做些事業？只是古今都有盡頭，不如與兄弟們吃些酒，圖些快活罷。聞得宋公明、盧員外俱被鳩死，往日忠心付之流水。我若不見機，也在數內了。」說罷，又吃。

忽聽得西北上一個霹靂，見一塊大火從空中飛墜山下，大家吃驚，說道：「大雪裡怎得發雷？那塊火又奇，我們走下去看。」叫小漁戶收拾傢伙，同下山來。周圍一看，只見燒場了丈餘雪地，有一塊石板，長一尺，闊五寸，如白玉一般。童威拾起，眾人看時，卻有字跡。都是不識字的，唯有李俊略略認得幾個，所以前日揭陽嶺上宋江被催命判官李立藥翻，正等伙家開剝，李俊趕來，見有批回，識得宋江字樣，才得救醒。今將這石板著實摹擬了好一會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一首詩。」眾人道：「大哥，你讀與我們聽。」李俊又頓住一番，念道：

替天行道，久存忠義。金龜背上，別有天地。

眾人聽罷，都解不出。李俊道：「這分明是上天顯異。頭一句說『替天行道』，原是忠義堂前杏黃旗上四個大字，合著我們舊日的事。且拿回去供在家裡，日後定有應驗。」遂捧了石板到船裡，起篷回家，真個把石板供在神座內，自此無話。

卻說常州管下一座馬跡山，也在北太湖之濱。山邊村坊裡有個鄉宦，姓丁名自變，是丁渭丞相之裔。寅甲出身，累任升至福建廉訪使，拜在蔡京門下。為人極是奸狡，又最貪賊，綽號「巴山蛇」。在任三年，連地皮都刮了來，丁憂在家。那常州新任太守姓呂名志球，福建人，也是甲科，參知政事呂惠卿之孫。與這丁廉訪同年，又是兩治下，況且祖父一般的奸佞，臭味相投，兩個最稱莫逆。說事過龍，彼此納賄。丁自變思量守制在家，終不比做官銀子來得容易。清淡不過，想在漁船上尋些肥水。去與呂太守講了，頒下幾道告示，說馬跡山一帶是丁府放生湖，不許捉捕，如違送官究治。有了告示，將大雷山為界，牽占了一大半的太湖。若是過了界，就喚狼僕拿住，扯破了網，掇去了篷，還要送官，受他紮詐。那小漁船識破，不到北太湖打魚也就罷了。那眾船全靠是風，乘風駛去，哪裡收得住？偏是北太湖水深空闊容得大魚。眾漁戶沒奈何，與他打話。那丁自變得計，說要領他字號水牌方許過界，若打得魚，他要分一半。眾漁戶扭他不過，只得依從了。連那小漁船不過界的，也要平分。竟把一個三萬六千頃的笠澤湖，與丁家做魚池了。

李俊、費保聞知，心中不忍道：「喏大一個太湖，怎的做了你放生池？我們便不打魚也罷，怎生奪了眾百姓的飯碗！氣他不過，偏要去過界與他消遣，看他怎麼樣！」七個弟兄都在一個眾船上，小漁戶扯起風篷，望北駛去。過了大雷山，到馬跡山邊，有十來個小船，每船有三五個人，在哪裡守港。見沒有字號水牌，便拿了去。有字號水牌的，便要分魚，日以為常的。他見李俊眾船駛到，沒有字號水牌，喝道：「大膽的瞎賊！這裡是丁府放生湖，你敢過界麼？」費保便接口罵道：「狗奴才！朝廷血脈，如何占得！放你娘的屁！少不得把你那巴山蛇皮都剝了，與百姓除害！」那小船的人齊起，把撓鉤亂來扯網。費保、倪雲、童威、童猛一齊動手，把木篙撐的撐、打的打，大船風高勢勇，小船抵當不住，翻了三個小船，十來個人落水。李俊叫回舵而去。

卻說小船上救起了落水的人，去報丁自變道：「方才有個眾船過界，沒有字號水牌，小的們查他，大罵要剝老爺的皮，與百姓除害。撐翻三個船，十多個人下水，救得性命。有人認得是李俊、費保等，住在消夏灣。」丁自變呵呵冷笑道：「這是梁山泊餘寇，反來惹我！是生意到了。」即刻修書，家人抱呈，差到常州府投下。呂太守拆開看了，叫該房行牌勾拿費保、李俊的一千人犯。書吏稟道：「這消夏灣地方，是蘇州管轄，須要行關。」呂太守道：「既如此，速備關文提來。」書吏備了關文，差人到蘇州府行提。那蘇州太守是清正官府，聞得呂太守貪污，與丁廉訪表裡為奸。那南太湖漁戶也有去告理，礙著同僚不行。又見關文來提李俊等，心中不悅，不准行拘，發批回轉去。呂太守大怒，差人請丁廉訪到來商議。

次日到了後堂，相見已畢，呂太守道：「可耐蘇州府不准關文，有負老年兄所托，甚是惶愧。」丁廉訪道：「他不遵老公祖的法度，事還倒小。那李俊是梁山泊餘黨，恐怕他乘機作亂，這件事大，必須設法剿除得他。將來老公祖威令遠行，治弟的地方亦得安枕。還有一節，若拿住了他，是積年盜首，必多金銀珠寶，強如去零星收拾。」呂太守笑道：「當與年兄共享。」丁廉訪道：

「他們知道蘇州不准關提，必然放膽。老公祖這裡亦不必提起，把原牌銷了。少不得元宵放燈，老公祖出曉諭，城中各戶僅要張掛，慶賀豐年。他們是硬漢，托大膽，必來看燈。那時，只消幾個緝捕使臣就勾了，發在監裡，緊打慢敲，怕他不來上鉤！」呂太守大喜道：「年兄神算。怪道敝省的土地都跟了來。」丁廉訪笑道：「老公祖任滿，敝府的土地，少不得也要送去。」兩個拱手笑別不題。

卻說李俊等回到消夏灣，倪雲道：「今日打雖打得暢快，那廝必然要來尋事。」童威道：「怕他怎的！我們既船偏要使出，再翻他幾個下水。」李俊道：「不是這樣講。今日略挫他威風，使他知我們的手段。又不專靠打魚為活，何必定要到那邊去。他取怒於人，必有天報，省些是非便了。」費保道：「大哥之見有理。」把眾船收了港，安然在家。

不覺臘盡春回，元宵節近。有人傳說常州廣放花燈，與民同樂。十二夜起至十八夜止，十分繁盛。附近州縣，男男女女都去看燈。李俊道：「我們弟兄同去看一看何如？」卜青道：「不可。丁自燮與呂太守挽手詐人，誰不知道？前日這番廝鬧，他決不能忘情。若在消夏灣，忌憚我們，不敢輕易來惹。若到常州，是他的世界了，萬一疏虞，如何是好？」狄成道：「兄弟，你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我等四人，在太湖中橫衝直撞，怕了哪個？又有李大哥三人來，如虎添翼，有何顧忌！元宵燈節，人山人海，哪裡知道我們在裡面？便去何妨！」李俊道：「宋公明到東京看燈，李逵鬧了元宵，也得平安無事。梁中書在北京放燈，眾好漢偏去救出盧員外。兩番俱是驚天動地，何況這個小去處！只是也要準備，就是不去看燈也使得。前日與丁自燮有這番口角，若怕了他，恐惹人笑話。」於是商議定了。

到十五早上，駕兩個船，七個弟兄分在兩邊。漁丁駕了，一帆風到常州西門，尋隱僻處停泊。尚是下午時分，船中整頓酒飯，都吃飽了。童威道：「我兄弟兩個只在船內俟候，黃昏左右，到城門守著，倘有響動，好接應出來。」李俊道：「也說得是！」身邊藏了暗器，五個人一同進城。見附近鄉村的老幼男女，都來城門邊要進去看燈，李俊等一闖而入。但見六街三市，蓋搭燈棚，漫天錦帳，懸結彩球，笙歌聒耳，十分鬧熱。有詩為證：

十里香塵點落梅，溶溶夜色映樓台。

誰家見月能閒坐，何處聞燈不看來。

其時一輪明月湧出東方，照得天街如水。遍處懸掛花燈，看燈的人一片笑聲，和那十番簫鼓融成一塊。那紅樓畫閣，卷上珠簾。玉人嬋娟，倚欄而望。衣香鬢影，掩映霏微。真是「天上月圓，人間月半」、早春節序，江南風景最是銷魂。李俊等五人賞玩了一回，聞得樵樓上有三座鼇山，一發奇巧，同看燈的人擁至府前。果然火樹銀花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呂太守與同僚官在樓上飲酒，下面笙蕭迭奏，花炮橫飛，把人擠得腳不沾地，像在空裡走的。

李俊又看了一回，轉到大街東首一座酒樓上坐定。酒保擺下按酒，各色肴饌，傳杯送盞吃了一會。那時約莫有二更天氣，倪雲、卜青道：「我們好出城去了。」狄成道：「這般良辰美景，金吾不禁；城門自然徹夜不閉，再坐坐何妨！」李俊此時也沒了主意，不肯動身。倪雲、卜青立起來道：「你們再飲幾杯。我兩個先到城門邊等候。」下樓去了。少時，只見兩個穿青衣的人走來，把各人一看道：「認做東洞庭山郭大官人在此飲酒，原來不是。」攝轉身便走。李俊、費保只顧飲酒，不放在心上。又有個老兒領一個美貌女子，拿著珊瑚鼓兒，走到桌邊，深深道個萬福，頓開香喉，敲著相思板和鼓兒，唱兩支小曲。雖非繞樑之音，卻也浪浪的可聽。費保伸手去鈔袋中摸一塊銀子賞他，約有二錢多重。正要遞過去，忽聽得樓下發聲喊，三五個做公的都拿短棍，蜂擁上樓。李俊、費保、狄成見不是頭，推倒女郎，踢翻酒席，要尋去路。那做公的已到身邊，鷹拿燕搶的來。李俊三個措手不及，都被拿住，把麻繩背剪綁了，推下樓去。酒保聽得樓上廝鬧，飛也趕上，只見碗碟都打碎，酒肴潑滿。那唱小曲的女子，還在樓板上叫疼，爬不起，休題。

卻說李俊、費保、狄成被做公的拿了，一步一棍，打進府門。那呂太守早排公位坐在上面，銀燭輝煌，兩邊立著如狼如虎的兵壯。李俊三人帶到堂前，都直挺挺的立著。呂太守喝道：「你們是梁山泊餘黨，重謀不軌，今到法堂之上，怎麼不跪？」李俊道：「蒙聖恩三降詔書招安，北征大遼，南剿方臘，多曾替朝廷出力。不願為官，隱居安分，不曾犯法，為甚要跪？」呂太守道：「盤踞太湖。不遵憲示，翻丁鄉宦家人墜水，明是造逆，還要強辯！」李俊道：「那太湖是三州百姓的衣食飯碗，你為一郡之主，受朝廷大俸大祿，不愛惜百姓，反作權門鷹犬，禁作放生湖，平分魚稅。我等不過為百姓發公憤，今拿我來，待要怎的？」呂太守道：「現奉樞密府明文，登州反了阮小七、孫立，飲馬川起了李應、公孫勝。凡是梁山泊餘黨，都要收官甘結，故此拿的！」李俊道：「就是樞密院，也只取收管甘結，不會說無故擒拿！」呂太守沒得說，冷笑道：「你若知事的，我不難為你，若再倔強，申做結連李應、阮小七等造反，解到東京。且發去監下！」李俊還要折辯，被眾兵壯推擁入監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倪雲、卜青先下酒樓，走到城邊，見一起做公的，執著火簽吩咐守門人役道：「奉太爺的鈞旨，城裡有奸細埋伏，快把城門封鎖！」二人聽見了，慌忙出得城，那門早緊閉了。吊橋邊撞見童威、童猛，說道：「李大哥呢？」倪雲道：「還在哪裡吃酒。我二人先到門邊伺候，剛走到門口，見說有奸細埋藏，快把城門封閉，搶得出來。」童威道：「大半蹊蹺了，如今怎麼處？且到船中去。」四個到得船裡，一夜不睡。巴到天明，回到西門。門已開了，早有人傳說昨晚燈市裡拿得梁山泊盜首三名，監下了。四人聽得，吃了一驚。童威道：「不知虛實。但今早不見來，必然有緣故。人多不便，你們住在船中，我去打探個實信回來。」就分了路。

童威走到府門口，紛紛揚揚都是這般說。童威竟到獄門首。那牢子們凡有人監下，巴不得親人通信，要那常例錢。問了備細，放童威進監。李俊、費保道：「兄弟，果應你的言語。那太守的口氣，像是要啟發我們的東西，哪裡有得給他！」童威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且含糊應承。待我去竭力尋來，掙出身子再作理會。我身邊帶的盤纏取出來，先俵散與眾牢子，教他看覷。」有十多兩，遞與李俊道：「我且出去安慰弟兄們，三日後再來。」說罷走出。回到船中，與眾人說知，面面相覷。童威道：「且到家中收拾起來，約三日要到這裡的。」真個是有興而來，沒興而返。

到了消夏灣，各人傾箱倒籠，共有二千之數。童威道：「這二千兩銀子，也勾打發賊坯了。且遲些拿去，看那邊數目何如。」只帶一百兩，駕個小船自去。到了監中，李俊道：「那廝教人打話，要一萬兩才肯釋放。都是那丁自燮才定的計策，兩人剖分。我思量那有許多銀子，再三推敲，講定三千兩了，限十日兌足，不得遲延。」童威道：「我已料著，今共湊合將來，只有二千兩。缺下的，待我去設處來便了。先帶得一百兩在此，送些與掌案孔目，教他寬限。我十日內必來。」別了回家，與眾人說知：「但是還少一千兩，我有個計較在此。」正是貪泉不飲無廉吏，變虎何多封使君。不識童威有甚計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空虛無人之地至大湖止矣，李俊處湖南，丁自燮處湖北，又風馬牛不相及也。一因小不忍進城看燈，一因見小利截湖徵稅。煙水茫茫中，無端禍不可解，天下又安得有與人無怨，與物無爭之地也哉？）